

●散文 五月，我在书本中“旅行”

■曲从俊

五月，像一个牵手两季的少女，一路芬芳，翩跹而来。

五月是花的世界，鲜花碧绿之中，孩子们嬉戏玩耍，他们用稚嫩脚步，踏出一串串欢快的音符；五月是爱的海洋，月下的沙澧河畔，情侣们甜言蜜语，他们用玫瑰絮语，陶醉了浪漫的爱情之海……

五月是劳动者的赞歌，也是青年人的节日。天空中，那朵朵白云，是劳动者用汗水绣制的祥瑞；那如火的骄阳，是青年人用热情汇聚的火山。大地上，那斗艳的鲜花，是劳动者用心血浇灌的硕果；那前行的身影，是青年人用拼搏树立的形象。

在五月，有人好“动”，动如脱兔，壮游四方，观大好河山，品风物民情；在五月，有人喜“静”，静如处子，宜家宜室，赏花鸟虫鱼，享宁静之美。无论是“动”的洒脱，还是“静”的悠然，都是一种生活方

式和情调。我不喜外出旅游，只想安静地读几本书。比如说，茶余饭后，独居书房伏案阅读，用心赏悟世间百态，蹙眉凝思人生悲欢，任岁月流逝，昼夜浮沉，独享寂静而欢悦，神思逸远而自由。这种“处一室如览一世界，逍遥由我不自由”的状态，难道不是一次“旅行”吗？

有人说，旅行能与大自然相拥，与森林河流对话。实际上，阅读就是与历史对话，与先贤座谈，与世界万物交流。两者只是“动”与“静”的差别，功能上却是相似的——能抚平内心的伤痛，能感动自我，更能开阔视野。现在社会发展速度，可谓“一日千里”，怎样融入这个社会，怎样才能赶上社会发展的步伐？我想，多读一本好书，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，让人心明眼亮；多读两本好书，仿佛推开了两扇大门，让人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。就像高尔基所言：“读书，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过程，实际上是人

的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。”所以说，读书于我是有益的，它像一剂良药，让我的内心变得豁达、平静，变得不再尖锐、冲动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有时候，当我读到一则哲理故事时，会沉思良久，恍然顿悟；而有时候，当我读到别人的苦痛时，也会心潮难平，坐卧不安。我知道，书中的情节感染了我，书中的人物命运牵动了我的心。或许就像别人所说的：简单的故事让人感动一生，平凡的生活让人泪流满面。

吃饭强身，读书养心。一个人的素养，源于阅读，因为阅读能改变人的品质；一个人的才华，源于阅读，因为阅读能给人以智慧。联系到工作，也是如此，因为一本好书就像一位智者，能指引正确的方向，让人在工作中，有条不紊，事半功倍。

察观古今，人生难活上千年，唯有书香万古传。阅读与处境无关，与贫富无关，清

贫无碍于高雅。自古就有“万般皆下贫，唯有读书高”之说。不过还有这样一句话：相逢都道读书好，三更灯下有几人？这说明，坚持读书很难，尤其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能静下心来阅读，并一日复一日地坚持，是需要毅力的。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：是阅读，还是悦读？

我们通常说，阅读有两种：一种是强迫而为之、痛苦地阅读；一种是甘愿阅读，自觉地阅读。自觉地阅读，有的是因工作或事业所需，有的是取悦内心，快乐地阅读。读书唯求愉快，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陶渊明先生说：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”可见，要达到“忘物忘我”的悦读境界，很不易，就像旅行中的攀登高山者，只有经历痛苦的坚持和毅力，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。

花开叶红，媚声光影。五月，我选择在书本中“旅行”。

●随笔 爱不仅是向下的

■曹华

都说“80后”会是很苦逼的一群人，因为夫妻俩要养双方父母四个老人，下有不懂世事的孩子，还要做好自己的工作、结交朋友、处理好人际关系……如此繁多的事情堆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，只因为这群“80后”大多是独生子女。我还在对此感慨，不知以后该怎样应对时，就有了活生生的教材摆在我眼前。原来，我爸妈也属于“苦逼”的这群人。

都说“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”，那我家可有着“四宝”呢。

爸爸妈妈都是“60后”，兄弟姐妹各有五个，都在自己家排行老三。爷爷奶奶都年逾九旬了，由于姑姑叔叔大伯们都在外地，两位老人主要由我爸妈照顾。还好，爷爷奶奶是新疆建设兵团的离休干部，工资待遇不错，身体还算好。上了年纪后，爸爸不放心他们老两口自己做饭，虽没住在一起，但无论严寒酷暑、风吹雨打，爸妈一天三顿饭一顿不落

地送了五六年。随着爷爷奶奶的年龄增大，高血压，冠心病等“不速之客”逐渐找上门来，身边越来越不能离开人。在爷爷奶奶接连几年轮番住院后，爸妈请来了保姆贴身看护，但他俩仍是一天几趟地跑去看看才安心。我在工作之余，也会尽可能地给爸妈帮忙，让他俩少操些心。

日子这样过得忙碌、充实又平淡，出现急剧转折是从年前姥姥突发脑梗塞住院开始的……

姥姥姥爷家在周口市区，虽也有五个子女，但身体不错的他俩也是自己生活，闲了就在各个孩子家小住一阵。姥爷是退休教师，退休后越发挥得厉害，姥姥大字不识几个，俩人的交流姥爷完全是看姥姥的口型加上生活的默契。

去年12月初的一天上午，爸爸突然给我来了电话，说让我送妈妈去车站，她要坐车去周口，姥姥脑梗塞一早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室。爸爸语气严肃，说话沉稳，还让我做好心理准备。听了这些，我只觉得自己在做梦——姥姥过完国庆节才回的周口，前几天还说要去野地里拽些“扫帚苗”给我做蒸菜吃，怎么就进了重症监护室？

被姥姥一手带大的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把妈妈送上车后，我晕乎乎地去单位上班了，可心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，给小姨打电话，却也问不出什么来。下班后，又熬了一晚，老公看我实在魂不守舍，赶忙也把我送去了周口。赶到医院后，姥姥已经抢救过来了。原来她半夜就发病了，但跟姥爷不在一个屋，再加上姥爷耳聋，硬生生地拖到了上午8点才被姥爷发现……现在虽没了生命危险，但右脑血管堵塞严重，偏瘫了。姨妈舅舅们寸步不离地贴身伺候着，直到病情稳定了才开始轮流休息。

妈妈在医院照顾了一个多月，其间就回来过两天拿换洗衣服，再让爸爸给小商店进进货，去给爷爷奶奶洗澡，就又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去姥姥家的班车……爸爸多次嘱咐妈妈：“好好照顾咱妈，家里不用你操心，我这就应付得来……”在姨妈、舅舅、舅妈们的悉心照料下，姥姥身体进入了复健阶段，并在年前出了院，被大舅接到了老家。

两个月后，老公开车跟妈妈一起去大舅家，把姥姥接来了漯河。爸爸更是提前两周就把病床、看护人的床都收拾好，为姥爷也安排好了房间，并配备了姥姥所用的生活用品。他们同时照顾四个老人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。

把姥姥接来的第二天中午，我和老公下班后去前去看望，进屋后，我坐下陪姥姥说话，老公就进厨房去给正在做饭的妈妈帮忙，并询问这一天姥姥的情况。过了会儿，隐约听到老公说：“妈，看你精神不怎么好，这一晚没少折腾吧？”妈妈：“你姥姥不爱穿老人尿不湿，我差不多一夜没睡，每隔半个多小时就喊她小便，但还是应付不及，尿床了两次……”早上5点多就起来去菜市场买菜给你奶奶家送过去，回来就开始做早饭了，是感觉有些累，可能还是没掌握住规律……”老公说：“要不这样吧，下班了我过来做饭，你照顾好俺姥就好。”妈妈听了笑着说：“不用，你们上班忙你们的，我能应付得来，这是第一晚还不太习惯，慢慢就好了……”听了他们的谈话，我不禁心中有愧：我还没想到妈妈有多劳累，老公已经发觉妈妈精神状态不佳了……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有空儿就去姥姥那里坐坐，跟她聊聊天，看看妈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。看着妈妈像哄小孩儿一样地照顾姥姥，端屎端尿，梳洗穿衣，吃饭擦身，不觉就有些哽咽。姥姥脑血管堵塞有些严重，有时候还会犯糊涂，说些不知所云的话，还会说自己忍不住伤心落泪，妈妈都耐心地听着，耐心地回答着，糊涂的问题，就顺着姥姥的思路去解释回答。我想起姥姥刚抢救过来时，她对我说，只要你姥姥能醒来，就算瘫在床上我也认了。妈妈，也怕失去自己的妈妈……

2014年夏季，爷爷突发心梗，被爸爸及时拉到医院了，因为爸爸知道爷爷能扛病痛，不是实在疼痛难忍是不会跟他说的。但是一进医院，医生稍作检查就把爷爷送进了重症监护室，不让爸爸上前探视，只被告知第二天上午10点才允许两位家属进去探望10分钟。第二天一早，奶奶留在家中，我和爸爸妈妈收拾妥当后9点就到了医院，等待的那1个小时，真的像是一个世纪那样漫长。终于到了10点，重症监护室门口围满了前来探望的家属们，每次只能进去5家人，我赶忙前去排队。扭回头去看爸爸，这么多人的面孔，差点儿没找到他——才一晚上，爸爸的脸黑黄黑黄，本来壮实的身躯这会儿依靠着门边显得那么单薄，眼睛也有些浑浊。临进门时，爸爸决定让我和妈妈进去，他在门口等着。我们穿着消毒服进去之后，找到爷爷的病床，看到爷爷精神还不错，声音依旧很洪亮，像是往常那样跟我打招呼：“哟，你俩怎么来了！”

十分钟过得超级快，护士们让我们离开。跟爷爷告别后，在门口看到了翘首以盼的爸爸，他听妈妈讲爷爷的情况，原本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，呼吸也平稳了，眼睛里亮晶晶的。我这才明白爸爸为什么让我和妈妈进去，他是害怕失去自己的爸爸呀。

都说爱是向下的，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不由自主的，是与生俱来的天性，但我们对长辈的爱也应一样，只不过是向上的。

●特写

沙澧美景入画来

■文/图 本报记者 李丹

“五一”小长假，不少市民选择来到家门口的沙澧河风景区，休闲放松之余，欣赏家乡美景。一些画家也纷纷来到沙澧河风景区，潜心写生。5月3日上午，记者在沙澧河风景区见到了正在专心写生的马明松。

马明松是土生土长的漯河人，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水彩艺术委员会副主任，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。“画画是我的工作，更是我的爱好和乐趣。”马明松告诉记者，平时教学工作很忙，趁着“五一”小长假回到家乡，在与亲朋欢聚之余，可以专心创作。

虽然马明松每年都会去到全国各地写生，但是在家乡进行写生创作跟在外地时感觉完全不一样。“对于家乡这块土地太熟悉，也太眷恋。画画时，回想着小时候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，再看看眼前的家乡真是变化太大了。”马明松感慨地说，记得自己第一次在沙澧河写生是在高中时，没想到时隔30年，再次在沙澧河边写生，这里已经成为4A级景区。

作为从漯河走出去的画家，马明松这些年培养了很多在全国知名的画家，并经常接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邀请回校，参与

美术教育、校园文化等方面的设计与建设工作，酒经常参加漯河市美术家协会组织的一些活动。近几年，除了在省内策划举办高标准的画展、培训班等外，马明松还致力于河南省与外地市在水彩绘画等方面的交流，不仅提升了省内画家的知名度和创作自信，还对不断提升我省画家的专业水平、弘扬中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马明松打算今年7月份带着自己的学生与一些职业画家、高校教师，一起去云南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写生创作。

记者观察到，马明松创作全都是水彩画作品。原来，近五年来，油画专业出身的马明松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水彩画上，在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成立了水彩专业，并招收水彩方向的硕士研究生。马明松说：“水彩不仅是我今后创作的表达方式，我也会在我省水彩画人才培养和发展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”

谈到自己的家乡，马明松认为漯河是一个环境非常优美的城市，但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失，比如文化公共设施不够健全，没有正规的美术馆，在专业学术队伍建设上也需要加强一下，要多些“引进来”，更要经常“走出去”。马明松表示：“无论任何时候，只要家乡需要，我都会义不容辞。”



正在写生的马明松

●游记

武陵人家

■董志强

武陵人家，听起来很中国，竹林瀑泉，看起来也很中国。闲暇时到滨阳乡下走走，便见了武陵人家的模样。

春分刚过，便盼着清明。门前的雨滴答滴答，拍打着遍地的蕨草。总是在门前，望着水珠，顺着细长的叶，穿过这个，流过了那个，滴滴点点结成了清愁。南国又下雨了，细雨蒙蒙，淅淅沥沥，别了雨水，过了惊蛰，一直要到清明。在雨中走着，不须撑伞，一个人，一孤影，顺着湖的堤，穿过道道林。雨不算大，潮湿总让人焦虑。

雨后，迎来了久违的晴日，坑洼里积着绿莹莹的水。闻说武陵春意恰好，呼朋唤友，唯恐负了春光，匆匆武陵之行。该是李

易安的心绪吧，至少面对这景，不该有许多载不动的愁。

武陵，该是陶渊明笔下的武陵吧。远离喧嚣，空气清新，涤荡着城的污浊。稍不留意，偶入田陇，行走乡间陌路，两侧水田，轻轻拨动，水波微暖，映着斜阳，已别了南国的冬。田间传来止不住的蛙鸣，盼着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未到农忙时节，田里疯长着稀疏的杂草，鲜有忙作人家。瞥见低矮的墙边，冬青正开得艳，白色的花缀满枝，形态各异，婀娜妩媚。也是好奇，白裙舞者为什么打着冬的名头，却在清明时节争艳？时间知道答案。

带着好奇，到了住处，窗外一片水塘，不算上大，几枝翠竹倒是把这汪碧水衬得情趣横生。远处群山连绵，窗下流水潺潺，寻

不得源头，望不得归处，南方村落自然是少不得水的。流水两旁，阡陌交通，屋舍俨然。乡野人家，自是好客。门前几位老妪，银发满缀，身体健硕，在门前做着农事，上前询问，着实吃了一惊，皆已步入了耄耋仙年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远离车马喧嚣，微风撼动翠竹，嫩笋破土，鸭群摇曳而过，多的是自然。不经提醒，还误以为人桃花源。

片刻小憩，褪却远行的疲倦，向着后面的大山前行。尽管周末，仍鲜有人至，自然也没有过多开发，乡野小道十分狭窄，只能容一车辆通行，即使最娴熟的司机到此也应是小心翼翼。路旁几座看不出年代的土屋，颤颤巍巍，硕大的“危”字十分惹人，屋下路过，甚是揪心，生怕车辆的声响惊碎了这

残存的美。

沿着山路，两旁翠竹在风中挥舞，远处是更高的山影和层叠的竹海，进山需行偏僻境地，柏油大路虽有景色，但比不了曲径通幽的秀丽。顺着溪水，溯流而上，山崖之间，水龙奔涌而出，并不算高，但有磅礴的气势。翠竹搭成长廊，不知别了多少骚客。竹海深处是一道观，名曰“白鹤观”，高耸入云的梯有三百多级，攀登着实费了不少功夫，山门前可以俯瞰山间美景，后面依旧是人迹罕至的群山。

武陵，或许不应是陶渊明笔下的武陵。这只是壮乡的武陵。田园，山水，中国人千载的乡愁。乡野田陇上，泉瀑竹海间，与陶渊明进行着交错时空的对话，真有些羡慕武陵人家。

●小说

金耳环

■张文明

住在河上街巷子深处的赵大妈在床上躺了好几天，突然爱在临街的胡同口坐坐了，且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
赵大妈过去可不这样。当初嫁给赵大伯时，她就不乐意出门，不仅仅是姓赵的娶她时没钱，让她原身打原身穿件红棉袄过门，还因为她腿瘸。直到老赵头患了场急病走了，撇下大大小小五个儿女，赵大妈才不得不抛头露面——左臂弯个破筐，拎一根捡纸的竹竿，一瘸一瘸地去拾破烂。这两年，大妈熬出来了：四个儿子，相继娶了媳妇，女儿小妞嫁人，如今也当上妈妈了，赵大妈除了“缩起胡子喝蜜”，还想着啥？邻居们说，赵大妈过上了幸福生活，再也不会愁了。

前一段，赵大妈可真憋了好几天，整日见她倚在门前拉着车，满脸不高兴。邻居问她：“咋啦？孩子没送钱，缺钱花了不是？”她回一声“他们还不给”就再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垂头。

“别把恁妈愁病了。”一天，邻里对她大儿子说，“你得劝劝你妈。”大儿子说：“恁妈心，俺妹妹一来，保准俺妈的心病会好。”谁让闺女是娘的贴身小棉袄哩。

邻居们对孩子们的孝心是坚信不疑的。去年，小妞结了婚，可以说家中没了负担。几个孩子商量，老人一辈子没有出过门，得好好让妈妈去台湾转一转。大妈却说：“要去恁去，我不去。”老三问：“咋啦？”大妈说：“台湾，太远。乘飞机，头晕；坐火车，太累；走路，腿疼……算了。”弟兄四个商量量，每人掏了七八百块钱，给老太太搬回一台平板彩电，让她老人家足不出户就能看世界风光。结果，老太太心疼得不得了，说：“我这把年纪，能看几天，还花这个钱！”

邻居们认为赵大妈想女儿。那天下午，小妞一来，她抱着小妞的头就哭，哭得小妞也哽了嗓子。后来娘俩进屋，又叨叨一阵子，这才舒坦。闺女是娘的连心肉，古今都一样。

小妮住了两天，放下三千块钱走了。赵大妈哭也哭过了，闺女也见过了，她的病也好了。这一天，赵大妈有精神，拎了把活动椅子，一直来到胡同口，靠解放路路边坐着，昂起头，观看街景。买菜归来的李二嫂首先发现了她，感觉很稀奇，就关心地说：“几天没出门了，当心过街风吹了。”“没事。”赵大妈摇摇头，“老在屋里闷

着，也不是事。”李二嫂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赵大妈，发现她头发黑亮黑亮的，挺精神。

“哟，赵大妈还这么坐着呀？精神比前几天好多了，脸上泛着红光，额头上的皱纹也少了。”第二天，王五婶也夸她。

她坐在椅子上乐得直点头：“我这是吃不愁、穿不愁，社会主义更上一层楼。”

邻居们对这个幸福的老太婆，大都报之以哈哈大笑。

到了第三天，赵大妈依然临街坐着。张大妈同她唠家常，说她身子骨硬朗，眼睛有神，气色好。她说：“对着哩，我是越活越年轻。”

其实，谁的话都没说到她心窝里。第四天一大早，大儿子又来看她。

“妈，咱回屋。”“不回。”她说，“我喜欢这么坐着，开心。”邻里过来也劝说，说外面风大，赶紧进屋。可她的拗劲儿上来了，说啥也不进屋。

“嗨，恁谁都没猜出俺妈的意思！”大儿子双手一摊说。“啥意思？”赵大妈反问，邻居也问。

“啥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”他指指妈妈的耳朵，“让恁看看俺妈戴的金耳环哩！”他这么一说，人们才发现赵大妈耳垂上戴着个金光灿灿的耳环。

“我把你们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，戴个耳环不行？”赵大妈骂她大儿子。

“行，都几天了，你们没发现俺妈的耳环比你们的都大！”大儿子连忙赔笑说。

这回，老太太没骂人，也没说话，而是端坐在椅子上，让邻里欣赏。闻声，张大妈、王五婶、李二嫂，连居委会主任素素都围过来了，认真地看了她的金耳环：个大，成色足，把个耳垂都坠长了好多。

“这是在亚细亚金店买的。假一点儿，我给它扔进尿坑里！”赵大妈挺挺胸，神气起来。

“我就不相信不疼。”大儿子冷不丁地撒了句，“耳垂眼化脓了，我就不信不疼。”

“化脓怕啥？我不会用碘酒烧烧！”

“疼也不要紧。”

她在人前使劲地晃了晃发炎的耳朵，人们这回看清了，金耳环在她耳垂上晃动，红光满面，金光闪闪。

“金康万安杯”
叙写感恩故事 抒发孝考情怀
文学作品征文
漯河金康护理院 金康万安老年公寓 特别赞助